

# 我的爸爸邵洵美

邵绡红 著

# 目 录

序.....	陈子善	1
自序.....	邵绶红	6
第一章 诗的召唤.....		1
达官之后.....		1
拿笔杆子的命.....		9
美的追求 .....		18
岂是官材 .....		35
小试牛刀 .....		50
茶壶与茶杯 .....		62
天上掉下一颗星 .....		74
生不逢时的我 .....		85
第二章 时代的兴隆.....		100
九种刊物.....		100
《人言》不说鬼话.....		112
“闲话”不等闲.....		122
我比黄山高七尺.....		127
一个人的谈话.....		135
幽默的真谛.....		146
编辑的苦乐.....		153
天高任鸟飞.....		159

---

第三章 孤岛生涯.....	169
勇作代言人.....	169
游击歌.....	180
引火烧身.....	191
孔夫子论诗.....	203
寄情方寸间.....	208
第四章 我笑着为要免得哭.....	217
内地行.....	217
赴美寻故人.....	230
佩玉展才华.....	237
老虎头上拍苍蝇.....	249
名屋妙文.....	252
伍子胥的八字.....	257
逃亦有道.....	261
别了《时代》！.....	268
第五章 地狱日夜不关门.....	284
重拾笔杆.....	284
晴天霹雳.....	300
拜托贾植芳.....	312
只有一支笔.....	323
疾风暴雨中.....	329
路到了尽头.....	337
忆邵洵美.....	355
文王之后.....	369
尾 声 众说邵洵美.....	383
附录：邵洵美的文学道路和出版事业.....	394

# 序

陈子善

这已是十七年前的事了。当时上海书店正在影印出版“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规模不小。承主其事的刘华庭先生看得起我，经常向我咨询，哪些现代作家、哪些文学作品可以入选，我也尽我所知，提供管见。有一次提到邵洵美，我就极力怂恿他选邵洵美的自选集《诗二十五首》，因为我们冷落这位三十年代的“唯美”诗人已太久太久了。华庭先生起先还有点犹豫，最后还是同意了。这就是1988年8月问世的《诗二十五首》影印本。记得上海书店据以影印的底本还是极为难得的作者签名本，我曾建议保留邵洵美的题签，但没被采纳，至今都觉得有点可惜。

四年之后，随着现代文学史研究的深入，上海书店又约请我主编“新月派文学作品专辑”。我认为邵洵美在后期新月派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于是再选入他的第二部新诗集《花一般的罪恶》，1992年12月影印出版。由于邵洵美这两部诗集的重印，我也许可以大言不惭地说，新时期以来邵洵美作品的整理和研究尽管进展缓慢，我却是起了一点小小的推波助澜的作用的。

我之所以说邵洵美研究的现状很不如人意,是因为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以降,邵洵美作品未再选编出版,邵洵美研究论文也是零零星星,这项有意义的工作几乎处于停滞状态。近年虽有《海上才子——邵洵美传》、《项美丽在上海》等专著问世,但前者在史实考订和文献征引方面存在明显的错讹,后者则是运用女性主义方式解读项美丽与邵洵美的“惊世恋情”,重点不在邵洵美其人其文。因此,当我读到邵绡红女士的新著《我的爸爸邵洵美》时,实在难以抑制我的兴奋和喜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邵洵美研究由此有可能走上正轨了。

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邵洵美的名字绝不是可有可无的。他是一位具有独特风格的诗人、作家、评论家、翻译家、编辑家和出版家,也是一位对三十年代中外文学交流做出了可贵努力的文学活动家。然而,他的新诗集《天堂与五月》、《花一般的罪恶》和《诗二十五首》,他的未完成的长篇《贵族区》和短篇《搬家》等等,他的评论集《火与肉》和《一个人的谈话》,不要说至今未得到应有的评价,即使是专门的研究者,恐怕也有许多未曾闻见;他编辑的《狮吼》、《金屋》、《新月》、《论语》等文学杂志,《人言》、《时代画报》、《自由谭》、《声色画报》、《见闻》时事周报等综合性刊物,也是至今鲜有人提及,更不要说进行认真的研究了。还应说到邵洵美的文学翻译,他是向国人推介古希腊女诗人莎菲、英国文学插图大家琶亚词伯的先驱者之一,他也是最早把沈从文的《边城》译成英文的人,凡此种种,仍无人关注和探讨。文学史家的这种冷漠、这种忽视,是令人遗憾的,甚至是可怕的。对邵洵美个人来说,当然不公平,而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无疑也是严重的缺失。



有必要指出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海文坛是多元并存的格局 ,有以左联为代表的“左翼文学” ,有“新月派”文学 ,有“现代派”文学 ,有“文生派”文学(这个提法是我杜撰的 ,指巴金和他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的一群作家) ,还有被新文学视为对立面“鸳鸯蝴蝶派”文学 ,等等 ,各树一帜 ,各呈异彩。这只是粗略的划分 ,如果再细究 ,情况就更为复杂。以邵洵美为例 ,他先是“狮吼社”的中坚 ,后成为后期“新月派”的重要一员 ,新月社风流云散后 ,他与林语堂等携手合作创办《论语》 ,又成为“论语派”的领军人物。但是 ,万变不离其宗 ,邵洵美钟情新文学 ,痴迷新文学 ,为新文学的发展倾注毕生的心血 ,却是一以贯之的 ,这也是贯穿《我的爸爸邵洵美》一书的一条鲜明的主线。

当然 ,研究邵洵美 ,有一个困惑论者的难题 ,那就是他曾经数次遭到鲁迅的讽刺和批评。可是 ,与鲁迅打过直接间接笔仗的远不止邵洵美一位 ,前有吴宓、陈西滢、梁实秋等 ,后有施蛰存、林语堂等 ,这都不是等闲之辈。鲁迅与他们的论战 ,也都是现代文学史上“笔墨官司”的有名案例。现在 ,吴、陈、梁、施、林等几位的文学成就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已经得到承认 ,得到确立 ,那为什么唯独对邵洵美还要延续以往僵化的批判标准呢 ? 三十年代新文学的走向本来就是多层次、多方位的 ,作家的探索本来就是多样化的 ,更何况由于出身、经历、所接受的教育、所秉持的艺术趣味、所怀抱的文学理想等各不相同 ,包括邵洵美在内的一部分作家与鲁迅在一些文学问题和社会问题上产生分歧乃至激烈的争辩是完全正常的 ,没有分歧和争论才是不可理解的。

我想邵绉红女士本无意成为传记作家、文学史家抑或历史学

家,她只是出于对生身父亲的深挚的爱;为了不让邵洵美的名字被云雾湮没”,才花费整整二十余载的时间和精力,查阅了一百多种相关的中英文报刊,采访了几乎所有尚健在的邵洵美的亲朋好友,终于写成这部披露许多新的发现、澄清不少误传和谜团、以史料翔实见长的《我的爸爸邵洵美》,以期向世人展示一个真实的丰富多彩的邵洵美,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她的态度是真诚的,严肃的。这部书与其说是邵女士个人的回忆录,不如说是一部别开生面的邵洵美传。

文坛名家的子女撰文著书回忆父母亲,当然不自邵女士开始,但据我所见,不少这类著述不是刻意拔高,就是有心回避,可信度大可怀疑。《我的爸爸邵洵美》难能可贵的是,能够做到比较真切地反映邵洵美所处的时代、所走过的道路、所做出的贡献和所存在的局限。全书对邵洵美众多的文学创作和广泛的文坛交游作了迄今为止最为完备的梳理,这项属于研究范畴的工作本来应该由专家学者来做,可是他们长期缺席了。诚然,对邵洵美的生活经历,譬如他与美国女作家项美丽的情感纠葛,邵女士的记述很小心,很谨慎,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与其胡乱猜测,大胆想象,不如从史实出发,只写自己所看到的,所知道的。

更令人感动的是,这部《我的爸爸邵洵美》其实也是邵女士自己心路历程的记录,她不仅写活了爸爸,也写出了自己。她向读者袒露心扉,写了作家徐訏对她的追求,写了她的初恋和无爱的婚姻,写了她成年以后的种种不幸的遭遇,从而进一步衬托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像邵洵美这样曾经为中国新文学的发展竭尽心力的作家,虽然努力适应新的时代,却仅仅因为受到过鲁迅的批

## 序



评,仅仅因为与主流意识形态保持一定的距离,就遭受不公正的待遇,直到莫须有的迫害。邵女士记录了那段沉重的历史,也记下了她的思考和追问。

美国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说过,失去历史记忆的人是失去心灵的人。《我的爸爸邵洵美》是邵绡红女士个人的可珍贵的历史记忆,也显示了她作为邵洵美爱女的美丽的心灵。从这个意义上讲,《我的爸爸邵洵美》的出版,证实了贝克尔的一个有名的论断:“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

我们应该感谢邵绡红女士才对。

是为序。

2005年5月19日急就于沪西梅川书舍

# 自序

邵绶红

我是抱着还事物本来面貌的心意动笔的。我不善写作，不会妙笔生花，我只是试图通过他的作为，他的作品，他在文学道路上的成长，画出我的爸爸——邵洵美，让读者看到他的思想，他的为人，他的一生。妈妈为了不让“邵洵美”这个名字被云雾湮没，以她七十岁高龄斗争了十年。我只是循着她的路走下去，谋求当代乃至后世的读者能对这位曾经醉心于写作、痴心于出版的邵洵美有一份理解，期望还会有人记得这位为推动中国文化发展、为宣传抗日尽过力的老文化人。

爸爸不相信世上只有一个上帝，因为人世间的事物太复杂太矛盾。他相信“人总是半人半兽的，一方面被美来沉醉；一方面又会被丑来牵缠”。他自己也不例外。生活在他那个变化万千的时代，他的一生有可圈可点之处，也有可批可贬之题。但他是个好人，作为诗人，他希望“点化”众生；作为作家，他希望对时代作出反应；作为翻译家，他希望给外国优秀文学穿上中国的新装，让读者能欣赏到原著的精彩；作为出版家，他希望能让能写能画之士有展示才华的园地，也能让大家有一吐为快的场所。作为一个中国人，



他为维护民族尊严尽过一份力。年轻时他爱一切美的事物,他歌颂生,歌颂美;但他在文学道路上的成长时期正是国难当头,百姓遭殃的年代。严峻的现实面前他不可能继续“唯美”,他从“吟花咏月”转为“慷慨激昂”,继而厌恶“风花雪月”。但他始终还是一个诗人。诗人对生活,对这个世界总是有期望,有幻想。然而,历史无情,接连的劫难降落在他的头上。爸爸走得太早了!

1999年,我来美探亲前,又一次去拜访了老作家施蛰存,九十多岁病弱的施老伯重听,但记忆清晰,看着我写下的问句作答。他倚在叠高了的棉被上仰着头回忆往昔:“你们搬到霞飞路后我才常常去你家。以前静安寺的老宅也去过多次,和洵美一谈总是到深夜。有一次刚要走,徐志摩来了,大家又接着谈下去……”忽然,他神情严肃地说:“你祖上两家和近代史都有关系。你太爷爷的《邵友濂日记》上海图书馆有,镇江博物馆也有。我建议你,复印了点注出版。”谈到我太外公盛宣怀的“愚斋”藏书,后来捐了出来,华师大分得一部分,施老伯有其油印目录。他又跟我谈爸爸的文章和诗,他说:“谈文学,不能说色情不色情的。”洵美早期是个诗人。他留英时正是十九世纪王尔德、史文朋等唯美主义流派在英国盛行。洵美早期是唯美派,后来就不是唯美派了,就是现代的了。他跟徐志摩在一起,受徐志摩的影响;后来跟林语堂在一起,受林语堂影响。”施老伯不无深情地说:“洵美是个好人,富而不骄,贫而不丐,即使后来,也没有没落的样子。”当听我说已收集到爸爸许多诗和文章时,他焦急地对我说:“赶快!出一本《邵洵美纪念册》、一本《邵洵美文集》,赶快!”他的嘱咐给我信心,也给我压力。当时他答应出书时为我写序。遗憾的是,我来美一住五年,书还来不及付

梓，施老伯却已仙逝！

其实那时我正在做这个工作。最初有让世人对我爸爸有个完整的了解的念头，是在1982年。那是在见到爸爸的“平反书”的三年前。当我给妈妈看《新文学史料》上一篇文章提到“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对当年的文学家、文学流派应作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其后列的名单里有邵洵美的名字，妈妈喜上眉梢，她马上翻出一大堆自己的日记本和资料来。妈妈对爸爸是有信心的，她深信终有拨开云雾的一天。出乎我的意料，从不执笔的老妈，为南师大《文教资料简讯》写的《忆邵洵美》一文居然一炮打响。在帮助妈妈整理稿件时，我才知道，爸爸办过中英文两份抗日宣传刊物；也是自妈妈珍藏的诗集《诗二十五首》和几张《天下》月刊的散页上那篇 *Poetry Chronicle*（新诗历程）中，我才第一次读到爸爸的诗和文章，这才认识到爸爸文学事业中抗日爱国的一面和他推动中国新诗发展的执著。那时我便滋生了要全面了解爸爸的想法，开始有意无意地收集资料。我不时缠着妈妈讲“老辰光”的故事，每与前辈或亲友见面与通信，总请他们忆旧，特别有关爸爸文学方面的。施蛰存、秦鹤皋、许国璋、方平以及《论语》半月刊的编辑之一的林达祖和跟随我爸爸办出版几十年的助手王永禄都给我很多帮助。我姑婆毓华、星华和堂哥伯礼、堂弟邵林、邵立也曾为我寻找资料。远在台北的老姑妈芸芝一次次让表妹小芸代笔作答。1995年我去纽约，在老姨妈盛冠云及爸爸的老友 Emily Hahr（项美丽）府上小住，与她们深谈，获得许多资料，充实了当时我将完成的《命运》书稿（那是应一位日本出版商之约，写爸爸，也写我的一生）。

那年，上海《世纪》杂志刊出我的《最初发表 论持久战 英译稿



的杂志》一文,不久编辑部转来读者辛南生的来函,指出我将译者杨刚的笔名音译成“士敏”不当,因为杨刚原有个中文笔名叫“失名”。他说老作家萧乾知道。为了核实,经南师大教授杨苡介绍,我给萧乾先生去了信。萧老接信立即回复,并将我给他的信转给《世纪》编辑部(他本人也是该刊编委之一),可见老作家的认真。后来《世纪》破例,在当年第4期刊出了“更正”。自此我与萧老不断通信,当时八十六岁高龄的老人对我这个陌生的晚辈每信必复,爱护有加。他信中说:“我不曾有幸会过令尊洵美先生。他似应长我一辈,而且三十年代初我在北平。(他没见过我爸爸,而爸爸一向对他十分推崇。在我上中学时,就听爸爸不止一次提起过他的名字,说萧乾中英文都好,写的战地通讯极棒,没人比得上)萧老还欣然为我答疑:关于我爸爸办的英文刊物 *Candid Comment* 的译名,他认为有“直话直说”之意,为此,我把原先译的“公正评论”改为“直言评论”。1996年5月5日他在信中写道:“我建议你把所掌握的有关令尊的事写成文章,交给《上海滩》杂志,因洵美先生是上海闻人,对文化文学事业贡献均很大。《上海滩》是一份受人重视的刊物,可附多帧照片。你也可附上我这封信,作为推荐。一定是篇好文章,题目可作《我的爸爸邵洵美》。北京的《人物》或《传记文学》也会愿意刊登。除了附照片,最好再附一页手稿,他的字也秀丽出色。希望你用心写,篇幅可略长,但宜利落。”他还特地抄下《上海滩》和《人物》杂志社的地址给我。当时他听说《上海滩》杂志社搬家,怕地址不确,没隔两天,我又收到他一封短笺,是他刚接到最新一期《上海滩》,确定原址未变,特地告诉我。7月11日萧老又来信,信中写道:“希望你鼓起勇气来,有杨苡作第一读者,就更

有把握。建议你先写个提纲,把特别与文学艺术有关的事迹列出,有了骨再长肉,一定可以写好,可以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新文学史料》主编李启伦,也可给《上海滩》,前者更有学术地位,一般读者均永久保存……”每读萧老的信,我总激动良久。这位素昧平生的老前辈对我的期望如此殷切,如此谆谆教导,为我考虑得如此周详!这既是对晚辈的无私提携,也包含着对邵洵美的尊重与理解。我实在不可辜负其所望,应当用心写。

由此,我在《运命》稿的基础上以爸爸为主线进行改写,书名遵照萧老之意改了。我钻进故纸堆,寻找爸爸的足迹,进入我原本不知道他的生活、他的思想中去。读着爸爸的一篇篇文字,他的音容笑貌一次次重现在我眼前。我和爸爸一起回到那个岁月,与他一起笑,一起乐,一起愤慨惆怅,沿着历史的脚步一路走来。

资料是那么丰富,有限的时间内我读了近二十种刊物,近百本书,本本都有爸爸的影子。因赴美在即,来不及更广泛地去翻其他报刊,遗漏的肯定不少;但就我手上有的,已足以反映邵洵美一生文学事业的印迹。资料不完全,只好以后补遗了!

然而要厘清发生在前四十年至一百年间的往事实非容易。年代久远了,记忆有时不一定可信。为了尽量使内容具体真实,我不惜花费很多时间把自己耳闻目睹的、亲友提供的资料与哥哥祖丞一一核对,与当年出版的书籍杂志对照印证,以图去芜存真,重要的事件都做到有据可查。我翻史书、县志、家谱;亲自去南京市档案馆查阅1927年南京特别市政府秘书处清册;电邮英国剑桥大学查阅1925年学生档案;委托好友查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旧档等等;也为了证实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的译文刊于上海 *Candid*

## 自序



*Comment* 的真实性,求助于项美丽,她应我之求,委请美国专门收藏她作品的 Lilly Library(立立图书馆〔注:音译〕)的好友代为复印该刊寄我,以资确凿。

在我写这本书的过程中,哥哥祖丞、妹妹小燕和邵阳、吴立岚夫妇及弟弟小罗为我提供不少资料,他们又花好多时间读我的初稿,提出修改补充意见。尤其是哥哥,他的记忆力惊人,告诉我大量往事的细节,为此他给我的信件超过百封,还专门分题写了一本备忘录送给我参考。侄儿邵潜助我将相片、图片制成光盘。钱佼如、王志刚教授为搜寻资料费心费力。在此,谨向所有帮助我写这本书的前辈和亲友致谢。虽然其中好多位已于近年作古,但他们对我的支持和鼓励我将永远铭记在心。

我虽然力求资料翔实,但终究有许多事并非我亲身经历,还有不少实属口耳相传,失实之处,盼知情者不吝指正。

这本书从动笔到如今已整整十年,感谢完颜绍元先生的热忱鼓励和鼎力支持,这本书才得以出版。书中包含着我们兄弟姐妹对爸爸妈妈的思念,就当是一本《邵洵美纪念册》。我现已七十二岁啦,希望不久《邵洵美诗文集》也能和读者见面,我会继续努力的!

写于芝加哥

2004年2月14日灯下

# 第一章 诗的召唤

## 达官之后

他们是谁？我惊异地望着那幅画像。那画像大得几乎盖满了一面墙，画里是五个穿着戏装的人，面无表情地盯着我看，看得我浑身不自在。那是我第一次在家里见到祖宗的“神像”，那时我六岁。我是个开智晚的孩子，六岁之前的事都迷迷糊糊记不清。随着一年年长大，我才逐渐弄明白自己的身世。那幅“神像”里画有我爸爸的伯父和伯母，他们实是我爸爸的嗣父和嗣母，而当中坐着的那位官老爷，我该称呼他“大爷爷”。他身着带马蹄袖的五彩团花大袍，胸前挂着一串朝珠，帽顶上有颗大宝石。坐在他两旁的夫人穿戴一样，凤冠霞帔，珠光宝气，是大爷爷的正室李夫人和继室史夫人，我该称呼她们“大奶婆”。他们三人之所以这般打扮，是因为那种穿着是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即清代的盛装。我大爷爷着的是品官朝服。实际上，这并非他生前的官衔，只是按中国的老传统，作了古人，便可以着朝服，那叫作“荫封”。不过订有规矩，只允许穿着比他父亲的官衔低一级的朝服。大爷爷一身官服，一脸严肃，透出一股威严。每年的大年夜祭祖之后，直到正月十五，我们天天得跟随爸妈到“神像”前叩头请安。我挨在玉姊身后，望着“神

像”里的大爷爷,总是难以克制地盯着他的眼睛,愣愣地捉摸他眼睛里射出的那股子“能”。那股“能”像是穿透我的心,能预知我的未来。供台上萝卜粗的那对红蜡烛闪耀着刺眼的亮光,在一闪一闪的烛光下我看到大爷爷炯炯的目光里似乎有一丝微笑,微笑中似是在赞许我,又似是有什么事托付我。忽然,烛光一闪,我看到,他的目光转为冷峻,冷峻中暗藏着一丝警示,似是在告诫我,告诫我要小心,前面的路途荆棘丛生。我不寒而栗……烛光又一闪,他的眼神又回复到似是在看我,又似不在看我的样子。啊!大爷爷,你目光里的玄机我无法捉摸!跪在他面前,我总觉得不自在,我惘然、惶恐。他眼睛里那股致使我心头压抑的“能”,令我每每面对“神像”就像是面对大雄宝殿里的如来、圣坛上的十字架,禁不住虔诚地祈求,祈求他老人家在天之灵保佑我,保佑全家平平安安。

自小我就知道,爸爸是个留过洋的人。平日里谈笑风生,不修边幅,但是,每到过年的这半个月里,他却会破例地“国粹”起来,穿起隐花蓝缎长袍,黑色毛葛马褂,郑重其事地祭祖,一遍遍地斟酒,一次又一次地三跪九叩。或许,一年当中,也就在这半个月里,爸爸才想起祖上的荣耀和先人赋予他的责任。祖宗的“神像”由我家保存。因为在家族里,我爸爸的地位最高。他虽然生为二房长子,却嗣为长房长子。过去,我家保存有许多幅“神像”,从老祖宗到一代代先人的都有。“八一三”烽火起,我们仓皇逃难,只带出这一幅。爸爸便以大爷爷为代表来祭祀列祖列宗。过年,总有亲眷来拜年,他们踏进门第一桩事,就是到“神像”面前去叩头,说我们是来向祖宗祈福的。我家客厅壁炉架上有一只蒙了绸布的玻璃柜,听说里面摆的是《邵氏宗谱》。我从没见过打开过,它给我一种神秘感。后来,风风雨雨几十年,那玻璃柜也不知去向了。

我们三代生在上海,但祖籍是浙江余姚,那里的东北隅过去有



邵氏祠堂。自光绪八年(1882)太爷爷举家迁沪之后,家里人都不会讲那铿锵的家乡话,全都是一口带苏南绵软口音的上海话。太爷爷名邵友濂,字小村,官至一品。同治四年(1865)中举,同治十三年(1874)在北京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任职,其间为普陀峪万年吉皇陵建筑工程监督,后来他经办的几桩涉外事务颇受朝廷赏识。光绪四年(1878),他以头等参赞身份随出使俄国大臣——吏部侍郎崇厚赴俄。同治十年(1871),俄国借口中国法令不达伊犁,即以维持边境治安为由,强占我国领土伊犁。当时朝中以李鸿章为首的一派主张对俄妥协,力保东南;而以左宗棠为首的一派则主张对俄强硬,兴师西征。朝廷采纳了左帅的建议,左宗棠出师大捷,平定了天山南北。这次崇厚赴俄的重任,就是与俄方商谈收回伊犁事宜。谁知崇厚无能,谈判中一让再让,在与俄方签订的《交还伊犁条约》中丧失了许多属于中国的权益。邵友濂急报朝廷,朝廷闻讯大怒,拒绝批准该约并勒令崇厚回国。中俄关系一度十分紧张,朝中有人奏请朝廷与俄决战。太常寺卿邵日濂(即友濂的长兄)连忙上疏:“言战者皆一意沽名,以朝廷为孤注,倘轻信其言,恐误大局。”慈禧太后听取了他的意见,另派户部侍郎曾纪泽(曾国藩的长子)兼任驻俄大使。邵友濂协助曾纪泽与俄方据理力争,经过半年多的交涉,重新签订正式的《中俄伊犁条约》,使中国收回伊犁地区及其南境的领土,并争回一部分主权。光绪七年(1881),曾纪泽派邵友濂将改订的条约章程和地图送回北京。次年,邵友濂改任苏淞太道兼江海关道。光绪九年(1883),中法战争爆发,因左宗棠的推荐,邵友濂被派往台湾,襄办防务,并筹集饷粮,战后以“襄助”和议有功,赏给一品封典。其后又以往香港会商开办洋药税厘和在台湾办理清丈地亩出力,赏加头品顶戴。光绪十五年(1889),他因患湿热症返回内地就医,改任湖南巡抚。光绪十七年(1891),调任台湾巡抚。在这六年间,他曾三次奉召“入觐”,每次进宫,慈禧太